

陽明先生經濟集目錄

卷七

平諸徭賊

議處江古諸處徭賊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行領兵官勦牛腸六寺磨刀等寨徭賊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徭賊

征勦稔惡徭賊疏

綏柔流賊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戒諭土目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章召假等賊巢牌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章召蠻等賊巢

牌行委官林應聰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牌行副總兵張祐搽勦賊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追捕連賊

撫恤來降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處置八寨斷藤峽事宜疏

立議縣衛

乞恩回籍養病疏

附

裁革文移

平茶寮碑

平利頭碑

平田州立碑

田州石刻

原集分奏疏公移別錄續集四種今就其一事之終始依次分叙各立標題似便於省覽

陽明先生經濟集 卷七 目錄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七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黃璋稚圭  
朱培行仲暘 謹校

議處江古諸處搖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容諸處搖賊。日來勢益昌熾。皆緣近年以來。大征之舉。既爲虛文。而鷓勦又復絕響。是以爲彼所窺。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息。湖兵西歸有日。正可相機行事。爲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參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拘知因鄉導。備詢我兵所繇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既定。即可迎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尙駐南甯。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

見可而進  
是急難之  
忠知難而  
止是萬全  
之算

日素有深謀沈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剗平之獲。已見用心之勤。尙須後効。一并奉請。凡有申稟。密切封來。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武藝驍勇。膽力超羣之士。所謂千夫百夫之長也。必得此輩數人後。各兵有所領袖。氣不鼓而自壯。若舍此而求兵之強。不可得矣。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

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查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國家物力。耗於無處不備。無處不防。然究竟像人塗馬。無一備。無一防也。故備禦之法。惟簡易乃可長久。第欲圖簡易長久之策。必能辦之才。假便宜之權。而後可。否則欲辦不能。或能辦而攻擊之者衆。減兵止爲禍階耳。

#### 行領兵官勦牛腸六寺磨刀等寨搖賊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巡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兵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云云。及監督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車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繇徃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

仁人之言

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免。今茲之舉。惟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違令者。卽以軍法斬首。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此行軍者。不易之法。然必文武各官。同心協力。方克有濟。否則忌功害成。講亦無用矣。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賊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勦。近據參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猺。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猺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



用先聲以  
威之不遏  
欲其歸化  
是仁者不  
殺之心

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勦。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即便移兵進勦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允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勦不獲。至於再。再勦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殄絕禍根乃已。但不得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以軍法斬首。

征勦稔惡猺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雷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猺賊。積年百千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

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阯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絲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爲請兵征勦。積年窮兇積惡。盜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盜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

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擄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神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猺獍。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誠僞未可逆料。然皆尙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緜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甯府地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納款。而此猺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卽此昌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宏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

不惟省多  
少錢糧爲  
縣官造福  
省多少兵  
馬爲百姓  
造命亦省  
多少議論  
爲都院科  
道免銜舌  
也  
正所謂迅  
雷不及掩  
耳  
以湖兵進  
勦蕪藤峽  
諸賊以盧  
蘇王受進  
勦八寨等  
賊分兵自  
有條理

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勦。若不  
及今討伐。其爲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况臣駐劄南甯。小  
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謂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  
人怨。難復逋誅。卽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竊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  
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  
奉勅諭。但遇賊寇生發。卽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  
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鏌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甯等  
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  
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  
乞殺賊報効。俱各遵奉勅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  
江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  
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等官。監  
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

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獠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因放回之湖兵。及報効之土目。以平方千里之叛寇。二三十年之征勦。所未克者。不煩一兵。不費斗糧。不惟軍機妙用。實繇忠誠爲國之心爲之也。使他人處此。請而後勦。則必多費縣官之金錢。多塗百姓之肝腦。而亦未必能成功矣。

綏柔流賊

五月

據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熾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章貴兵一千名。住筍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

此御西南  
夷不易之  
道

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底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離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旣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勦。刑旣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夷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

撫恤先及於善良使各夷回心向化此是寓教化於撫恤之中所以撫而可久

留兵防守  
支吾目前  
誠今日通  
病此故絲  
無忠誠愛  
民之心亦  
繇才識不  
迷不得不  
爲僥倖無  
事之圖耳  
用人者其  
審之

必有先生  
之威望素  
爲賊所畏  
憚故此訓

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繇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軼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允忠。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

易入否則  
空言亦不  
足以服反  
側之心

處置周匝

可見用兵  
原是萬不  
得已非仁  
人之本心

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卽開以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勿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萁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溉。專一心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



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  
頓兵是第  
一擾民之  
事

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據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個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鷓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

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先生之意。只欲寓兵於保甲。而不欲其調兵之煩。養兵之費。真是遠猷。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敝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輯。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卽須半年。參議鄒輓。僉事申惠。皆齋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

此舉破拘  
攀之守以  
立事與得  
古人遺意  
乃今豈可  
望哉

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甯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毒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閒任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尙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牀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

合三者方  
應當邊才  
之舉

此書立政  
篇所附嚴  
惟不式者

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土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探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甯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譴

今舉邊才  
多如此類

開人所不  
敢開之口

先要問舉  
人之賢  
否如何若  
舉果出於  
賢者即一  
人已足否

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人不舉。則七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

則附和雷  
同正爲今  
日用人之  
病

此弊牢不  
可破

以此術人  
百不失人

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敝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皇皇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探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議論。可爲廟堂用人大典。經久不易之規。非直爲邊方一隅計也。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兵之過無  
不殘虐故  
每一撤必  
淳淳及之

據留撫田州思恩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安業。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獠賊云云。除差官舍齋捧令旗。令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相機調度。面授方略外。爲此牌仰右布政司林富。副總兵張祐。即便率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蘇王受等兵。從公堯思恩取路進勦。後開寨分。務要聲言惡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劫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免宥。今茲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黷武多獲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恤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先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卽遵欽奉勅諭事理。當卽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略。自取罪戾。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爲照得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地方猺獠村寨。連絡交通。誠恐

乘機奔突。爲牌仰參將沈希儀。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逝。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卽照軍法斬首示衆。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

戒諭土目 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擒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若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卽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長久之



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旗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先生八寨之役。竟用盧蘇王受等効用之士兵。乃所謂以夷攻夷者。此番戒諭。尤不可少。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章召假等賊巢牌

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騷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摻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章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卽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章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卽行。可止卽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兵強將勇  
是根本得  
知因向導  
是妙用二  
者相須方  
爲全勝之  
兵

既開示以出入道路。又聽令其相機進止。偏裨既有所稟承。又不苦於束縛。用能聯裨卒爲一心。徃輒成功。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章召蠻等賊巢

除行守備參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甯鎮撫朱鈺。齎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驍勇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取道。密切進兵。撲勦下邕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章召蠻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章馬覃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參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尙未到。仰卽火速進勦。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悞事機。罪有所歸。

牌行委官林應聰督諭土目

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

既有節制  
進止又得  
自縊

兵法曰視  
卒如愛子  
故可與之  
俱死又曰  
愛而不能  
令厚而不  
能使亂而  
不能治譬  
如驕子不  
可用先生  
此論思成  
兼之矣

其摻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尙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萎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丞林應驄。齎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摻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兵夫。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卽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卽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

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卻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師帥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財色。人之所愛。何況土夷。先生雖摻獲女贓。而不之罪。又且待其成功。而照名給還。乃深得夷人之情。而人之所以樂爲用命也。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擒賊。曾否勦滅。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

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箭。仰各知悉。

此時雖云戰勝。然軍中憊困不支者。亦必有之。先生休其困憊。而選其精壯者。所以雖搜山窮。而無不掉之尾也。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

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淶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卽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齎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佑處。計議。仰卽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

總兵出其  
不意攻其  
無備

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寨躲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綠茅。通親。綠小。批頭。羅煖。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行。用土目以平八寨。旋及鄰近各巢。一舉而掃蕩殆盡。所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也。然非恩威兼至。有以大服土人之心。不能得此。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濬。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

以參將都  
指揮統領  
士目以士  
目分領士  
兵復各以  
指揮等官  
佐之方是  
以我用士  
兵

總不出多  
方以誤之  
一語

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  
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  
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  
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佈官男。彭  
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  
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  
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  
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  
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  
屬牲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抗拒。然訪知本  
院住札南甯。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  
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  
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

料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擢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俘獲男婦。及奪回被擄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僊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初五日。復攻破油磑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僊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黃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僊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

先牛腸六  
寺等巢面  
後進勦仙  
臺白竹等  
處進師自  
有次第



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顛。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竝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顛。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顛。把截頭目鄧宗七。撫徭老人陳嘉猶。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錡。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顛。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章貴等。目兵。

兵法所謂  
兵勝之術  
審察敵人  
之機而速  
乘其利復  
疾擊其不  
意先生知  
此道也

兵法所謂  
以方從之  
從之無息  
雖衆可服  
多方設策  
正所謂以  
方從也非  
知謀之將  
不能行此  
全要在用  
得其人

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八寨稔惡猺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乘夜銜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民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鏢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旣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爲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

有分路進  
勦之兵卽  
有追截逃  
擊之兵所  
謂善戰者  
其勢險其  
節短

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巢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又據同知桂整監督思恩土目章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盧等處鄉兵。搽勦犬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于蠻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搽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

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尙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搽剿。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厓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齎有禾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

先生無事  
不躬親所  
以規畫盡  
善

先生南安之變去此不遠未必不受瘡厲而然此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

勦除寇而不知此未有不殆者

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盜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緯往復。而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濬。吳天挺。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

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剿。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聞隨准叅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剿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剿。僊臺諸處。保靖進剿。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剿。獲功解報。聞。又於四月初五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不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尙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

所謂始如  
處女敵人  
開戶

以上是勦  
八寨方畧  
蓋各賊力  
并勢險不  
可以力勝  
故且縱其  
出沒乘其  
懈弛密切  
突入兵法  
所謂以利  
動之以木  
待之者是  
也

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  
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有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  
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  
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  
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甯。面聽約束行事。各職  
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卽遵奉。連夜分哨  
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  
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  
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  
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繇造冊齎報。以憑覆  
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  
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  
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俘獲賊屬五

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五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凶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凶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獠。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



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日。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洵洵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歡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僅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股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

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歎。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合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凶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甯。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卽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

邊臣必得  
廟廊諸臣  
同心協和  
而後能成  
事先生此  
論真可爲  
後世法

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  
白竹羅鳳龍尾僊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  
姓。流毒一方。白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  
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  
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  
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  
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  
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  
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  
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  
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  
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敝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尙恐未  
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

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怠。卽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撥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柏。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尙賢。經歷周奎。

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急緩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效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俯賜允。俾得全復餘生。尙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斷藤之功。成於湖廣之回兵。八寨之功。成於報效之新衆。蓋善用入者。事半而功倍。此廟算之最勝者也。如止以戰勝爲能事。卽執訛獲醜。亦不免

有籍兵徵餉之擾。則得不償失矣。此大儒救世之作用。與爭勝於白刃者不同。

今字內談武者。無不奉七書爲善蔡。然擬之而愈遠。習之而益離。何也。先生用兵。始自南贛。終自兩廣。所往無不克捷。舉人所難者易之。人所久者速之。人所用衆者。獨寡之。地方享平定之福。而不見用兵之擾。讀其方略。真有鬼神莫測之妙。是豈索秘於孫武。按譜於龍豹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然先生不泥兵法。而動自合之故。偶舉其近似者。標諸首。正謂先生所行卽兵法也。有先生之學問。七書直可土苴視矣。若曰某事做某法。是猶然一讀父書者也。何足以知先生。

追捕逋賊

據同知桂鏊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卽今方在分兵四路。搽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

北三向北夷獐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淶里。并貴縣涼傘疊紙等夷獐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八寨獐賊。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杲。投置之兔。迷魄喪魂。正可蒐獵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天討。以雪百姓之冤。以舒人神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爲他日根芽。此豈爲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徃徃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今且姑未拿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勦外。爲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錄。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摻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洩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

妙處是在能用與賊交通之人。蓋不惟開此等人生路以成我之功。亦所以疑賊人之心。而破散其黨也。

此等情勢最難處。置舌來往。往有禍亂。初定旋復。激而成變者。故勝賊易。平亂難。

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鄉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撫恤來降

八月

據參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被十冬總甲黃鄧護等。妄捏窩賊。乞行釋放。仍給榜諭。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略不體承本院勤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徃事。爲之報復舊讎。沮抑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爲。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卽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卽行釋



放。仍加慰諭。令其復業甯家。其十冬黃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解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甯靖地方爲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剝新舊投撫之人。脇取財物。泄憤報怨。及至釀成變亂。卻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決行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卽行刊刻。給付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繇繳報。

###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搖賊。旣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卽行會同指揮等官周允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諳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

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卽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絕後爭。推選衆所信服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善良多則惡者自化。故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欲化惡必先旌善。先生之以教化當干戈也。見近事有撫巨憝。以蹂躪善良者。是誨人以盜。而求盜之息得乎哉。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甯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旣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

昔人云能取而不能守猶無取也先生之不但用兵如神全在處置得當

此等文字不可潦草看過使世廟初不有先生則今日西粵之地不知當如何矣

如此程制固難才誠然必要親身經歷耳目心思無不周到舉夷地之險易夷情之強弱一一

仰賴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上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少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

燭照無遺  
方能處置  
如此周悉  
詳盡先生  
之盡極  
矣

谿之限。險阻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入寨。卽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

移築南丹  
於八寨不  
獨可以制  
八寨之竊  
發且有益  
於賓州之  
政事經制  
之妙若此

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敝。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

處置得宜  
微弱之軍  
亦可濟用

先生精於  
形家言即  
此可見然  
不泥於其  
說而用之  
爲經濟之  
實即詩之

該衛官軍。分功效力。助築城垣。待成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尙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且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箸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聖明裁允。

一 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犖确之上。芒利礱研之石。衝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

篤公劉書  
之下洛其  
作用之緒  
餘也

以地利合  
人情

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爲平原環抱涵蓄。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甯。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踊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山展轉鬻買。往返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旣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旣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

雖云夷漢  
雜治然實  
寓用夏變  
夷之意

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簡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致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聖明裁允。

一 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靡字。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里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



險在我則  
賊之險自  
失可見地  
利無定形  
視經制之  
善與不善  
耳

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收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

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簡。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尙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

上林改屬  
思恩大有  
關係

地方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甯自宣化縣至於田甯。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農十圖等處。相去尙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徃徃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甯。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本縈廻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繇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

思龍添設  
縣治順民  
情實以殺  
夷勢此經  
制之妙

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甯。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甯矣。夫南甯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甯。而宣化尙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甯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簡。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甯。皆在流官腹裡之地。自南甯以達於田甯。自田甯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甯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甯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此款尤極  
機要

蔡人卽吾  
人也懲惡  
始而以勸  
善終知用  
兵原出於  
大不得已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獠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卽宜急爲勸善之故。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卽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遣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脇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脇。遂勾結相

慮慮設縣  
亦不成制  
度故議設  
鎮

足兵足食  
一舉兩得

連而起。此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搖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搖。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敗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適。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

使人之耳目習於兵革地方始不見有兵革之擾亦語於邊方用兵之地耳若中國內地則此法不可行故語曰軍容不入國不可不慎也卽行之士番必將官素有節

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三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徃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旣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徃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凶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

制然後可  
否則亦不  
免於駢駘

此四句不  
獨可爲斷  
藤八寨固  
久安凡說  
險制勝之  
策無踰於  
此

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用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先生平一處之亂。卽亟圖善後之策。如定閩廣南贛。卽設立平和崇義等縣。如定宸濠。則爲計處地方。與釐革撫綏。事事周悉。如定兩廣。則爲設立縣衛。處置思田八寨。處處妥當。是戡定之功。止在一時。而善後之功。可垂百世。此蓋實實從國家起念。而不止爲一己功名之圖者。近日善後之疏。幾於充棟。然何曾有一見之實事。亦因地方事。原未曾見得了。又無實實爲國家之心。不過鋪張虛論。以飾一時之耳目故耳。

議立縣治

看得八寨搖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

能平賊虐  
於一時而



不能建控  
撫之長策  
只是戰將  
不是謀國  
老成之作  
用

進剿。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備縣。據其心腹要害。以阨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翦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督同同知桂鏊。指揮孫綱等。帶領多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卽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卽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絲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甄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悞事機。

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臣以憂病。跽伏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闕廷。一覩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心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讒。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尙必思其所以爲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爲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歎而已。邇者繆蒙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溫旨眷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卽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繇。熟思其所以經理幹旋之計。乃中有軋悟矛盾者。而其事勢旣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付託不効。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府頑民。

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强大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略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咳晝夜不息。心惡食飲。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

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甯。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徃時煩苛。摻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廢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齏骨以自効。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尙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所以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臣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尙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先生疏詞。無不懇悃誠實。而此養病一疏。尤出不得已之真情。非如他人或隨例。或有故而引疴者。觀其不久遂有南安之變。雖先生盡瘁而死。決

無少悔。然亦可憫矣。死未幾而媒孽蠶起。亦獨何哉。

###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繇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爲國爲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繳。

官府文移之煩。不但徒多勞費。而吏胥因緣爲奸。亦多繇此。所謂書冊稠濁。民多僞態者也。

###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入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脇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爲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洎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洎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峯猺旣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洎，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歡，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恩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洵洵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  
綏。勿以兵虜。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  
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不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  
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  
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甯。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  
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七終



